



■歐陽乃霽作品《中午的中環》



■歐陽乃霽作品《落馬洲風景》



■歐陽乃霽作品《村居一角(沙田排頭村)》



■歐陽乃霽作品《荃灣三棟屋遺址的社壇》

水彩盛宴描繪歷史變遷

他熱愛繪畫，使用上一生的毅力去創作，一直畫到八十歲。他堅持寫生，足跡遍及港九新界至大江南北，漁港、街景、鄉村都曾成為他筆下的寫生對象。歐陽乃霽是香港著名水彩畫家，擅長寫生風景畫作。而在《歐陽乃霽畫香港·水彩作品展》中，展出他的四十餘幅作品，一筆一畫都象徵着他對藝術的熱忱與衝勁。

在香港找一處清幽寫生的土地毫不容易，然而歐陽乃霽卻能摒棄雜念，專心一意地以敏銳的觀察力把香港歷史建築及街頭巷尾入畫。這種拋開世俗枷鎖、忠於自己的精神，放在今天這個時代，已經難能可貴。是次展覽作品的創作年份，橫跨香港八十年代至今的歷史變遷，意義深遠。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雲峰畫苑及藝術家提供

觀看歐陽乃霽的作品，對許多年長的香港人來說，就如同翻開一本關於「家」的相冊——香港是家，是記載了幾代人生活變化的地方，也是歐陽的作品中一筆一畫描繪出的歲月流轉。藉着欣賞這些畫作，我們也得以一起細味何為本土的藝術風格。

歐陽的作品，重在寫實，因而大多強調現場完成，而不是畫家在家中精雕細琢慢慢描畫出來的。這次展出的作品，有些是這一兩年的近作，但更多的是早期作品，其中不少畫作完成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描寫香港風土人情為主，題材多圍繞小市民生活展開。據歐陽回憶：「早年因為要上班，所以就每天上班前畫一陣，收工回到家之後再畫一會。」

年輕的時候，他更追求能夠表達自己想表達的寫實技巧，或是通過水彩表現當時所畫的風景帶給自身的感受。「主要想描畫景物當時帶給我的感觸。」而隨着年齡增長，一方面技巧更加純熟，另一方面，歐陽也認為自己的精神、體力都不再像過去那樣旺盛。「當然也可以說是技法上更加駕輕就熟，所以沒有過去那麼刻意。」畫功上的純熟，與作品的流暢相輔相成，於是如今我們看到的歐陽新作，也大多是更為滿意的作品。

不會抗拒城市的變化

時代在變，不單香港，整個世界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可能停滯不前。過去歐陽的畫作，充滿了小街小巷的小鎮風情，然而如今的香港高樓大廈林立，從某種角度來說，也變得更難畫了。「我更想畫的題材是比較生活味道、生活情趣的東西。這些內容，過去在街邊隨處都能找到，但現在站在中環街頭看到的，可能只是大都會的都市場景。」

城市變了，但畫家繼續尋求題材的動力卻不會變。即使是在鋼筋水泥森林中，玻璃大廈也可以被重新描繪出生機。歐陽說：「我不會抗拒城市的變化，只是題材可能比原來稍難一些，而且玻璃的建築物表面反光，也很難入畫。」但他認為，畫家畫些甚麼，始終不會被題材所拘泥，如今的他，也在畫遠離市中心的郊區，倒不是因為刻意避開中環的



■歐陽乃霽作品《石澳大頭洲》



■歐陽乃霽作品《社日、酬神》

嘈雜。「因為現在的體力關係，又有哮喘，很難在大街大巷孤軍作戰。」又正如歐陽所說：「中環一樣有小巷風情，關鍵還是看作畫的人怎樣去尋找。」

而通過這些展示香港風貌變遷的相片，歐陽乃霽更希望觀者能意識到「過去」是怎樣的。「如今的人們拿iPad和筆記本電腦，走在街上也在關注手裡的屏幕，卻忽略了身邊的人和事。」但其實生活中，身邊隨時隨地都有值得關注的事物，或許過去那個時代引人留戀之處，正因為那時人們的節奏沒有這樣快，與生活之間的真正關聯也更強烈。

水彩作為一種較為傳統的繪畫媒介，在今天的這個時代是否會過時？歐陽認為並不會。「畫傳統並不會被新興的繪畫方式所掩蓋，因為傳統始終在那裡。」水彩今時今日，在歐洲也是流行的藝術媒介，而藝術創作最重要的不是緊追流行，而是百花齊放、五花八門的多元生態。

如今的歐陽，每周仍然會和一群熱愛繪畫的同伴一起寫生。他說：「和我一起去的朋友們，有的畫法很傳統，有的則是用新的理念去畫。油畫、水彩、速寫，我們的創作方式不同，大家都很隨意。」而對於歐陽個人來說，「繪畫」從他當年做出版社、做美術雜誌編輯開始，便與他的生命結下了不解的緣分。「我從未想過做畫畫之外的第二行職業，所以一直都在圍繞自己的興趣去工作。」唯望這樣的興趣，會在未來的創作中，始終與這位水彩畫家相依相伴。



■歐陽乃霽作品《大埔山居》

《歐陽乃霽畫香港·水彩作品展》

時間：4月5日至4月17日
週一至六（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星期日（下午1時至6時）
地點：雲峰畫苑（太古坊常盛大廈3樓北，地鐵鱘魚涌站A1出口）

創作對談

文：Jasmine

注意力是靈魂的天然祈禱

在藝術探索中，傳承只是一個層面，更重要是承先啟後，即是藝術的超越。如果藝術家能夠繼承中國傳統的書寫性精神，感應生命的律動和大自然的和諧，表現那份東方的哲理精神，那就會徹底創造出一種不同於西方抽象的繪畫語言，這是東方文化可以表現的一種新的面對藝術的態度，也是中國當今畫家們尋找中國文化中不可磨滅的永恒性的必然路向。今次我們將與內地藝術家陳光武展開對談，探索他參與《心·景》展覽的書法作品與個人感受。

可否介紹一下這次《心·景》中的參展作品？

陳：這次展覽作品因3812藝術項目的許劍龍先生和學術顧問夏可君先生之邀展出四幅作品，主要是最近的「陰陽書寫」系列，兩套大的，兩套小的。陰陽系列：其中有一幅是與王羲之的書帖相關的。「陰陽書法」就是雙層宣紙的雙重書寫，一種不同以往的書寫方式和呈現方法：上層筆的書寫「觸」和底層的「不覺」與「透」。

同時，我的這些作品有着如下三個方面特點：第一，需要與當前已有的各種類型所謂當代書法形態區分開來，即不是傳統書法的餘絮，也不是接續日本墨像的字畫作品，也不是把漢字當做觀念製作的作品，而是如何從書法出發，就是臨帖，但經過西方現代形式語言的變形，以及從傳統書法的線條以及寫氣中，發展出一種新的書寫形式語言，而且具有純粹的視覺形式，這是中國傳統書寫的轉換。第二，對傳統文字書法空間的轉換，以反向重構的方式轉換傳統書法，即在觀看傳統書法作品時，不再直接看已有的黑墨字形，而是看文字之間的空白空間，以字形內的空間，行距空間，以及整個作品的空白空間，從計白當黑出發，看到的是空白，並且以此空白拉伸之前的書法痕跡，讓整個畫面生成為被空白形式所展開的那種視覺形式，這個形式有着波浪起伏，有着空白自身不確定跳躍與飛動的姿勢，這既是傳統飛白書寫的當代轉換，也是讓空白與黑色線條的邊緣帶來無盡顫動微妙的邊緣，而且這些白色有着不同的墨色層次變化，每一個空白邊緣都有着不同的顫動方式。第三，不僅僅是在一幅畫面上，而是有着陰陽兩個畫面，前面所言之陽面，下面那一層不畫而被水墨滲透的陰面則是不畫，是傳統作畫與不畫，有為與無為的結合，也是對西方自從波洛克滴瀉繪畫以來放棄用筆的回應，這個不畫的底層，成功地利用了水墨不畫之畫的至高原則以及水墨的滲透與滲染的自然性呼吸原理，在上面一層反覆的書寫或者塗抹之中，滲透到下面而留下的痕跡反而更為具有某種偶發性以及餘味，生成為更為具有不可控制與不可操作的妙義！

認為藝術創作需要怎樣的「心性」？

陳：無論是水墨創作還是書法創作，以如此少的材料以及如此直接的符號，要創造出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對於人的要求很高，對於藝術家精神狀態的要求異常高，水墨從來不僅僅是材質與工夫，而是對注意力的要求，因為注意力是靈魂的天然祈禱，需要人的投入度。需要把

心性集中在作品上，反覆凝視那些古來的法帖，我之所以能夠反向重構，從黑墨之中看出空白，以此空白重構新的書寫形式，也是來自於那種虛淡的看視方式，對人世間一切抱有從容淡然的態度，而對於藝術本身卻全身心投入，這種虛淡的情懷，以及對於視覺的絕對注意力的反覆陶冶，可能是一種新的心性吧。而且我每天工作幾乎十幾個小時以上，十幾年來我都是如此，這樣的工作量可能也是對心性的一種修行，一種調節吧。「心性」基本是情緒的差異，一直都融入在情緒的變化中。這裡有我內心的觸點，「平」。藝術家如何把握一種「平」是非常難得的。這種「平」是基本的支撐力，也是極限的「錯度」。所以，「平」是連接點。

「心」與「景」的結合怎樣體現人與自然的關係？

陳：中國藝術精神的奧秘在於通過各種方式與自然進行生命能量的交換，無論是書法與生命情感，還是山水畫與自然山水的關係，都是通過書寫性展開的，只要拿起筆，中國人的書寫意志就喚醒了，而書寫之為養生以及調節生命呼吸的方式，乃是與自然有着關係，因為中國文字有着圖像、文字與生命力姿態的共感，在書法書寫時，文字的資訊，文字成為圖像的形式感或者快感，以及與生命呼吸，水墨材質帶來的滲透呼吸感，都有着共感，因此體現了人與自然的新關係，而且讓生命進入一種安寧狀態，在動態之中的那種安靜，這是一種新的自然的書寫。

認為是次展覽的意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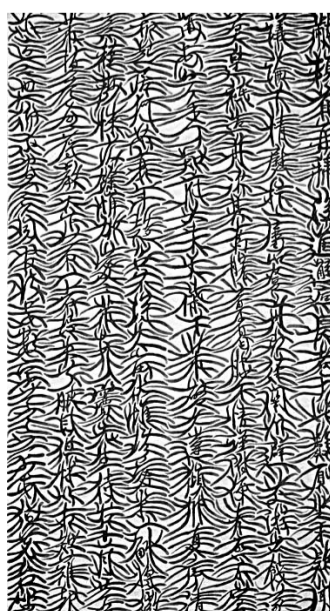
陳：這次香港3812藝術空間的展覽，對於我們幾個內地藝術家有着重要意義，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來香港展覽，因為展覽空間的精細佈置，以及相關作品的交相輝映，帶來了很好的藝術效果。而且，我們還發現香港觀眾與收藏家對於水墨作品異常敏感，有着自己的審美判斷力，而且與我作品的交流很通暢！這是讓我驚訝也是讓我欣喜的地方，我希望今後我們還有着更多的交流。我們也希望，通過這次展覽，能夠把中國藝術的精神或者永恒性的維度呈現出來，在經過很多年學習西方的藝術模式之後，現在該是我們中國藝術家貢獻出一種來自於中國文化的新藝術的時候了，我們藝術家有責任為這個偉大的傳統做出創造性轉化，給人類一種普遍性的禮物。

《心·景》藝術家聯展

時間：即日起至4月30日
地點：3812當代藝術空間（黃竹坑道12號10F）



■陳光武《王羲之手札》(陽), 147 x 365cm。



■陳光武《米芾尺牘》(陽), 97 x 180cm。



■藝術家陳光武